

1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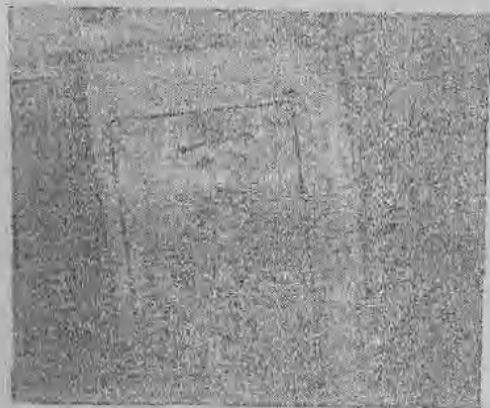
平陽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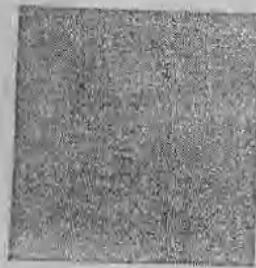
1956年

86

第四



宋人《六斋草议》手稿



清经川遗稿

图版一：

清经川，字子高，人称经川先生。工诗文，善书画。其书法，初学米氏，后变而自成一家，笔势雄浑，结体疏密有致，运笔自然流畅，墨色浓淡相宜，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其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兼融宋元各家之长，笔墨苍润，意境深远，尤以墨竹著称，被誉为“清经川墨竹”。著有《六斋草议》、《清经川集》等。

《六斋草议》手稿

涇川縣志：

再此一言道謝。這道不盡。殷勤勉勵。成  
德。十年來身在安國。愧辛墨為異連。此中  
原故。一言所可及。非敢咁言。謹謹奉白。童  
子。天下之大。不無小人。近來多有  
近來多是平頭。和高頭等。縱然如此。半點警  
全之後。半半真難形容。空歸空去。半點警  
再如此。三致

敬礼！

陳再華烈士

再華文稿

海歸署

此为一九三五年  
十二月项经川编辑的  
《再华文稿》封面

一九七三年七月六日  
沈雁冰给项经川的亲笔信

(图版二)

# 目 录

《卑议》和《六斋卑议》	胡珠生 (1)
陈再华君传略	项经川遗作 (6)
奋起救国	陈再华遗作 (9)
母亲啊，他要永远前行	陈再华遗作 (10)
一生坎坷 一片丹心	
——怀念项经川同志	孔望光 (13)
回忆项经川同志	黄庆生 (19)
张铸先生	王祥第 (21)
周宏毅先生事略	张鹏翼 (24)
怀念戴尚义同志	黄庆生 (26)
归侨曾志亮先生二三事	周 干 (33)
北伐军阵亡军官曾石谷	陈仲光 (38)
我所知道的杜贤宏同志	黄庆生 (42)
辑拿张韶舞归案记	游寿澄 (45)
回忆一九四六年温师学潮	白素水 余采莲 黄庆荣 (49)
解放鳌江镇的片断回忆	范德奕 (54)
日寇流窜平阳暴行录 (两则)	林 俊 周 干 (58)
忆鳌江镇几次大火灾	翁奇玉 黄如平 (62)
平阳医院简史	县卫生局 县人民医院供稿 (66)
平阳县私立女子初级中学	马允元 (70)
沙塘陡门的疏浚	赵彭泰 (74)
王广源和王文川	王载竑 王象明 (76)

- 百年老店回生堂 ..... 张和光(84)  
平阳纸伞 ..... 程卓然(88)  
三桥、径口、水头 ..... 徐祥地(91)  
《南雁荡山全志》及其编订 ..... 林开康(94)  
《南雁荡山志》“鬼题壁”一文补遗 ..... 饶叔棠(96)  
民国平阳历任知事、县长 ..... 黄松筠(97)  
赞文史工作者(七绝二首) ..... 王良松(100)

# 《卑议》和《六斋卑议》

胡珠生

《六斋卑议》一书是宋恕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从蔡元培、侯外庐、李泽厚直至新近的熊月之，这些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家名流，都在拜读该书之后肃然起敬，给宋恕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以非常尊贵的评价。中华书局原来决定校点出版该书，后因决定出全集，故不重复。

在目前条件下校点出版《六斋卑议》单行本确实是不适宜的，因为它有一个复杂的写作、修改乃至重写的过程。现存两种内容大不相同的本子，把几年后改动得面目全非的《六斋卑议》，当作几年前初步写好并作为《上李中堂书》附件的《卑议》，不论在时间上或在内容上都是不对头的，这就必须对这两种本子做出切实的考订和比较，说明具体写作和改动的时间。

作为附件的《卑议》应为《六字课斋率议》的初稿，未刊；现存的只是誊清本，其篇章目次是：

## 民瘼篇第一

患贫章 盗贼章 水旱章 讼师章 地棍章 衢役章

胥吏章 浮征章 厘盐章 相及章

## 才难篇第二

塾课章 教官章 书院章 试官章 小楷章 馆课章

汉学章 宋学章 言语章 洋务章 岁月章 用违章

更调章 精力章 山林章

### 变通篇第三

小学章	大学章	西文章	村学章	女学章	生员章
举贡章	进士章	翰林章	知县章	曹长章	保甲章
议院章	讼师章	惩罚章	悬禄章	劝植章	文武章
督抚章	正名章	译义章	筹边章	贤馆章	赐阶章
工商章	水利章	官烟章	官博章	女闾章	婚嫁章
婢妾章	停旌章	勤分章	涂惨章	重医章	礼拜章

乐教章

### 信必篇第四

执简章 徒木章

自叙

俞曲园师书后

其写作时间，据《壬辰日记摘要》：“正月二日在颂南处及客栈草《卑议》及《上李中堂书》”、“三月，钞《卑议》，”足见开始于1892年1月31日，终于1892年4月，是壬辰春，故《卑议·自叙》所记“光绪辛卯冬”是不确切的。

《六斋卑议》活字印本指上海千顷堂活字排印本，其篇章目次是：

光绪癸巳十有九年俞曲园师书后

自叙印行缘起

### 民瘼篇第一

患贫章	盗贼章	旱潦章	士妖章	庶莠章	仆役章
胥幕章	赋税章	厘盐章	刑威章		

### 贤隐篇第二

塾课章	教官章	书院章	科场章	小楷章	养望章
洛闻章	汉学章	文词章	外务章	岁月章	用违章

传舍章	政本章	山林章		
<b>变通篇第三</b>				
师范章	四科章	博文章	开化章	学会章
议报章	枢部章	阁院章	华街章	民政章
九曹章	乡聚章	听讼章	轻刑章	司捕章
重禄章	停捐章	泉币章	医药章	道路章
三业章	著书章	正名章	广译章	图书章
旌表章	伦始章	析承章	救渺章	节渐章
礼乐章				同仁章
<b>基础篇第四</b>				
更律章	师信章			

广白

自叙

通过内容对比，改动相当巨大：《民瘼篇》中《讼师章》改为《士妖章》，《地棍章》改为《庶莠章》，《衙役章》改为《仆役章》，《胥吏章》改为《胥幕章》，《浮征章》改为《赋税章》，《相反章》改为《刑威章》。《才难篇》改为《贤隐篇》，其中《试官章》改为《科场章》，《馆课章》改为《养望章》，《宋学章》改为《洛闻章》，《言语章》改为《文词章》，《洋务章》改为《外务章》，《更调章》改为《传舍章》，《精力章》改为《政本章》。《变通篇》中《小学章》改为《师范章》，《大学章》改为《四科章》，《西文章》改为《博文章》，《村学》、《女学》二章并为《开化章》，增加《学会章》，《生员》、《举贡》、《进士》三章并为《取士章》，《议院章》扩改为《议报章》，增加《枢部章》、《阁院章》，《翰林章》改为《华街章》，《督抚》、

《知县》二章并为《民政章》，《文武章》改为《军政章》，《曹长章》改为《九曹章》，《保甲章》改为《乡聚章》，《状师章》改为《听讼章》，《除惨》改为《轻刑章》，增加《司捕章》，《县禄章》改为《重禄章》，《赐阶章》改为《停捐章》，增加《帛币章》，《重医章》改为《医药章》，增加《道路章》，《水利章》扩为《水火章》，《工商章》扩为《工商业章》，增加《著书章》、《广译章》、《图书章》、《服色章》，《停旌章》改为《旌表章》，《婚嫁章》改为《伦始章》，《勤分章》改为《折承章》，《婚嫁》、《女闾》、《婢妾》等章并为《教惨章》，《官烟》、《官博》二章并为《节渐章》，增写《同仁章》，《乐教章》扩为《礼乐章》。《基础篇》中《执简章》改为《更律章》，《徙木章》改为《帅信章》。此外，《劝植》，《译义》、《筹边》、《贤馆》、《礼教》等章均被删掉。此外除《自叙印行缘起》和《广白》新增外，连《自叙》的内容也有一定变动，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敢不勉”的进取态度转变为“又三十年则且老死，杂报如家，人天如容，轮转期远，栗栗危惧”的消极退避；足以表明两个本子反映了作者不同时期的思想演变过程。

据《丁酉日记摘要》，“是月（六月），千顷堂代印《卑议》事，以钞手太延中止。”“十二月，是月（十二月），《卑议》印成。可见1897年7月以前，活字本《六斋卑议》已经改写完成，故不同于初稿的异文，所反映的是1897年上半年的宋恕思想，而不是五年前的不变内容。

读过初稿的名流，先后有赵诒璗、张士珩、李鸿章、俞樾、张謇、杨晨、王修植、王韬、黄绍第、王万怀、梁启超、

谭嗣同……等人。李鸿章赞为“海内奇才”，谭嗣同誉为“后王师”，俞樾、王修植为写《书后》，梁启超把《卑议》列入《西学书目表》。

活字印本只印二百份，章炳麟、章梲、谭献、陈葆善、陈诗以及许寿裳、马叙伦，蔡元培、黄群等人都曾读过并有所论赞。宋恕赠送黄群那一本，后被作为底本，在1928年6月出版敬乡楼丛书时重为发刊，则是目前较常见的《六斋卑议》印本。黄跋所云：“先生所著《卑议》在光绪甲午以前印本不多”则与事实不符，因甲午前只是眷清本，未曾付印，特予订正。

至于两种本子的思想性及其现实意义，只能按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分析。概略地说，经过改写以后，人道主义思想大为激昂，崇儒抑法思想大为鲜明，变法维新思想大为充实，理论水平确有显著提高；但追求典雅的表现形式，流露出危惧消极的思想情绪，则又有所退步。初稿是作为《上李中堂书》的附件递交的，是宋恕要求变法的政治纲领，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政治意义；活字本是变法维新思潮日益高涨的时期作为一家之言流传于社会中层的，对于蓬勃展开的戊戌变法运动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启蒙思潮起过积极作用，但其政治现实意义显然比不上初稿。

编 者 按：

本文原载项经川主编的《再华文稿》。陈再华烈士（1904—1935）为中共早期党员，三十年代初期为中共广州地下党负责人之一。1933年秋在上海接受中共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负责广州、香港一带的情报工作。

## 陈再华君传略

项经川遗作

陈再华君的原名叫锡光，再华是他的号；姓当然是姓陈，但不知为了什么，有时又写作陈黄双姓，而大约嫌写四个字麻烦、不顺眼吧，所以他用名时写陈黄光，省掉了一个锡字，用号时写陈再华，又不连黄字了。他于一九〇四年（民国前八年）生在平阳鳌江一家读书人的家里。他父亲是一个绅士而兼办学校的，现在已算全县里学生数最多的鳌江公学，就是在再华君出生的那一年，他父亲和几个同里的朋友创办起来的。绅士是正派的绅士，很得人家的称赞，崇敬。钱当然也赚的，然而并没有“做起家私”。再华君的母亲姓李，也是鳌江人，勤俭，严正，和他父亲是很配合的一对。他们都极爱再华君的，但并不溺爱，教法也好，家规是有名地严厉的。只是家庭里充满着旧气息吧了。

再华君曾说他父亲的公正、严谨、坚苦、负责的精神，给

予了他实际行为上莫大的影响。

他七岁时入鳌江公学读书，共读了八年才离了这学校。十五岁以后，他和他的堂兄来卿君同在他自家的书塾里从徐志清先生专修了一年半；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下半年，又到平阳县学堂里从王治青先生专修了半年。他从小未远离过家，直到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他十七岁时的二三月，才远离生地，去到一百里路外的温州，考入艺文中学。艺文中学本是四年毕业的，他却缩短了一个学期，只读了七个学期就毕业了。这时他已二十一岁。就于这一年的下学期，他跑得更远了，一跑就跑到天津，跑入南开大学。但这一个大学的习惯太古怪了：总要压低别校来学学生的年级，总要叫他们无故地白读这么一年两年，因此，他很不满，过了半年，就走出，转到上海自治学院里去。不知为了什么，他在这学校只住了三个学期又走出了。这回他走回家中过了半年，是足不出户地苦读了半年。接着转入上海光华大学，读了二年，于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冬毕业。这时他是二十五岁。

他先后在上海共做了三年半的大学生，是的的确确在那里读了三年半书的，然也并非书呆子——书簏，只塞书、藏书的，而且又不专读教科书，专信教科书，所以很早就有了主义，听说是无政府主义，是克氏的无政府主义（这主义在几年后似乎又不信了）。大约是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吧，他同时学了世界语，成了世界语学者。在上海，有许多的世界语学者他都认识的，还时常参加世界语学者的集会。

他的家庭原只是小康之家。所以再华君求学的费用虽然曾得了几个人的帮助，家中只担负了一部分，可究竟也积了许多债，巴不得再华君能早日做事赚钱了。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

年)下半年，得友人的介绍，他到广州培正中学去做国文教员，颇受学校当局的欢迎。据说这校里的教员，一向都各摆教员的架子，不大和学生来往，更少见和学生说笑的，而再华君却不然，他和学生的来往很密，又有说有笑，仿佛对朋友一样，所以学生都例外地和他非常要好。他的功课不忙，别事也不多；他只觉得教书不是于人类社会有利的事情。识人略多，他就设法促进世界语运动了。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的下学期，他忙了，他曾在那时的一封家信中说道：“我近来真忙，当全校国文主任，兼教员，改两班学生作的文，编校刊，编《培正文艺》，兼舍监，最近又兼管饭厅，又兼高中三年级主任，又当世界语学会会长，又当世界语学会会刊《绿波》编辑。”这样真够忙的，可是他并不以为苦，倒觉得很有意思。那以后，上课的钟点仍旧，只是课外的事一天多似一天，尤其是校外的事。

去年十一月廿六日，他突然以嫌疑犯被捕，夹入去询问，回答不一样，有时说案情严重，有时又说不要紧的，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但终于在今年一月廿四日被处极刑死掉了。死时照中国的旧法並照废历算只三十一岁；而照阳历算也不过三十二岁而已。

要认识这位已死的青年，须牢记着他所说的几句话：

“‘人生必须努力，人生必须认真’，这念头，这态度，无一时，无一刻，不萦回于我的脑际，不表现于我的一举一动间。年华流水，一去永不复返，切莫等闲生活！”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 《奋 起 救 国》

陈再华烈士遗作

按：这两首歌词为陈再华烈士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广州有感于国难严重而作的。经当时著名音乐家何安东谱曲并制成唱片，曾风靡于广州、香港一带。

暴敌凭陵，破坏远东和平；连天炮火，遍地血腥。我劳苦民众士兵，莫不愤恨填膺。来，时机已逼，精诚团结，死里求生！奋起奋起！共作猛烈斗争！民众士兵，一致奋起斗争！宁战死不为奴隶，忍辱偷生！民众士兵，一致奋起斗争！毋庸逡巡，毋恤牺牲，争取自由光明！

×            ×            ×            ×

暴敌内侵，神州濒于陆沉；闾里丘墟，林园灰烬。我劳苦民众士兵，陷于火热水深。看，时机已逼，唯图自救，团结一心！奋起奋起！共作猛烈斗争！民众士兵，一致奋起斗争！宁战死不为奴隶，忍辱偷生！民众士兵，一致奋起斗争！毋庸逡巡，毋恤牺牲，争取自由光明！

# 母亲啊，他要永远地前行！

陈再华烈士遗作

伤感成了你底习惯，  
善良博得了邻人称赞，  
而你用心和血养育成的孩子  
却绝离了你。  
母亲啊，  
他要永远地前行！

他忘记了你底慈泪，  
他忘记了故乡的废墟，  
他忘记了你是独子的母亲，  
他忘记了还有一个严厉的父亲。  
母亲啊，他要永远地前行！

什么的祖业他看不起，  
什么的古训他全忘记，  
什么困迫着他不理，  
他只懂得——  
为了那占着绝大多数的一边，  
为了实践他们的行为真理。

母亲啊，他要永远地前行！

这是旧社会走到最末的一阶，

这是矛盾对立构成了稳健的新梯，

你的儿子就这样的朝前走了！

退后的，只是那些在火山口作船歌舞的人哟！

退后的，只是那些哀号、流泪、屈膝的人哟！

母亲啊，

他要永远地前行！

所有的母亲的儿子都跟着起来了，

锄头、铁铲、阔斧、鹰嘴凿，

以及一切可能做我们武器的

都让它紧握在手里吧：

为着绝对的多数，

为着自己的子孙，

坚强地组织起来，

众人的血是永远流不尽的！

母亲啊，

他要永远地前行！

你对所有的儿子的母亲说吧，

“这是命定的啊，

但儿子们偏要把造成命定的人们的颈骨扭转，

把那些人们的臂膊折断，

把那些人们的牙齿敲碎，

把那些人们的眼睛剜掉，

于是，你们底儿子又奏着最威武的凯旋歌归来了！”  
然而现在，  
母亲啊，  
他要永远地前行！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午夜后